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　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嘉增

謄録監生臣許蔭培

經濟類編卷三十七

明　馮琦馮瑗　撰

財賦類三

勸農二十二則

管子治國篇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

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于農故先王貴之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

粟什一厮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

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齊桓公曰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

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歳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歳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呂覽上農篇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産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

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為異事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若民不力

田墾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絶憂唯必喪其粃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歳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

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泠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

禾來兹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

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徃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逌處種稑禾不為稑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辯土篇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

其鞆為其唯厚而及鎒者莛之堅者耕之澤其鞆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僠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

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

者五分之以地塋生有行故遫長弱不相害故遫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為泠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

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
事得

審時篇　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
就而不獲必遇天菑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
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
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機而
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
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

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藳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庇辟米不得恃定熟卬

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秱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

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價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殃氣不入身無苛殃黄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漢文帝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

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
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
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
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
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
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
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非

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

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樹種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明帝有司順時勸農詔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

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齊王攸節省疏　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勑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

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于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勵又都邑之内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絶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于茲為盛

北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詔内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　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於中代亦

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令京
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
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
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
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
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勸課農桑
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户貫租賦輕
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

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

唐皇甫憬諫不置勸農判官疏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也而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也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重務重則役數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

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
親遣檢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
體之由殊不知陛下愛人之至深務以勾剥為計州縣
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便更
逃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
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在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尚
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民國絶數載之儲家無經月
之畜雖有厚税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

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兹弊若以此為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量田稅客能周給也

朱希濟治論

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劒器在焉職官之禄廪資焉吏人之求取徃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于山東寓于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稑胼胝手足朝昏引領以望膏雨借貸以成

其饋餉筋力竭盡於磽确汗流浹背忽以霡霂日熾其背無不黧黒又婦人之為蠶也髮鬢如蓬晨昏憧憧高絛長梯蹈險履危稚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其五稼登于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為繭也擇未盈筐犬吠喧嘵悍吏繞于居烹茗飫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也若干歳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日之役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脇之言無不强足其欲粟之熟也糲食未飽

蠶之績也家不及絲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為盜不為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于鄉豪不為奸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饑寒而不為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恥趨時捷急之辨者固獲用于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時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

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于時若關禁之賦薄市井之
不擾我取積其物以中之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刼
取加諸之力不能為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
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徃曰避煩賦
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徃所以令之世士亦為商
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
百得易于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
後唐莊宗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

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莊宗即勑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明宗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

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明宗悅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之

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而租稅先以元鎮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頴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宋范祖禹論農事疏　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

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禄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宫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

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静則天下静君心不静則天下亦不静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

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内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

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高錫勸農論

勸農者古典也國家歲以舉之然則勸之道不在勸乎時以耕時以種時以收穫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耳夫農之病者由乎隳於制度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宫室無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偕作於是竒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農雖日勸之豈有益哉凡民之情所急者利利苟有取假嚴刑

法以毒之民亦不顧其罪而趨之矣利苟無取假垂仁
惠以撫之民亦不知其恩而背之矣非民愛其罪而惡
其恩葢所樂者利也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
與桑也田之所出者榖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
衰方見榖帛榖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
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榖帛多矣租
不取焉農乃易其多以赴征租故有輕而出時遇於凶
榖帛逋矣賦歛多取焉農乃完其逋以供賦歛故有重

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則田桑之人腹之食身之衣亦已懸矣敢言於利乎所謂病之深也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貨易於是者不苦於體不疲於神皆坐而獲利焉即如雕一寸之金鏤一寸之玉比穀之價有幾也文一尺之綺飾一尺之紈比帛之價有幾也既金玉綺紈與穀帛之價不侔又無凶稔輕重之弊食以之具衣以之餘以此則誰肯勤於農哉若使雕鏤不如耕鑿文飾不如經織寶穀如金玉貴帛如綺紈必

見溥天之下有男皆執於耒耜有女皆務於杼軸必無曠土無遊民何者衆之利薄農之利厚也若欲勸於農先思去於病若欲去於病先思舉於制制度舉則俾下無以僭上上之宫室之規使下不得宅焉上之服玩之色使下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之宜使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之味使下不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業專於是者盡息矣制度既舉病自然去病既去農不勸而自勸也何須歲舉古典哉

宇文之邵上書　為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厚其身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為事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

以農政為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由也上下牽制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上不問其所為也今為民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

民習知其勢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
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
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
元順帝時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
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
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
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左丞烏克遜良禎兼大
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

閭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做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名勑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賦役四十三則

文王問于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周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大原仲山父諫曰民

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廪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

富邦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于門哉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

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

原君以為賢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漢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董仲舒論限民田疏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

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髙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

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卹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陸康上靈帝疏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

化而卒被詔書畝斂十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晉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

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歳入多少裁而禄之供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

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烟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强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

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飡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

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戸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蓄宜廣官司猥多遊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饑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遊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經略

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
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
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
獻欵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
犯上致之于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
不齒于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
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耶右長
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

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
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
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于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
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臣之所
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
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忓鱗之愆收
其藥石之效
隋以蘇威兼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

征稅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

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户口詐注老小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新附口六十四萬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受此罔冒今户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

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藴輕重皆由其口人不能詰

唐玄宗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郎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

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明皇方任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户為客凡得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諸道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德宗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

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得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德宗時防秋兵大集國用不充李泌奏自變兩稅法以來藩鎮州縣聚斂榷率以為軍資自懼違法匿不敢言請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應留使留州之外悉輸京師其官典逋負可徵者徵之難徵者釋之敢有淪沒者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長然立法大寬恐所得無幾對曰寬則人喜于免罪而樂輸所得必多而速急則競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實財不足以濟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奸吏所得必少而遲矣上曰善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徳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凖下户旬輸月送不勝困敝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税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于度支徳宗用其言仍詔兩税外輒

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憲宗時李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户者今纔千户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斂之臣割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舊制民税分上供送使留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税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

以重斂于民裴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

杜佑户口人丁論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于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

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實由于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户三百六十萬開皇元年平陳又收户五十萬洎于大業三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户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

頻覩宂俗之病建輸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輕其數于是使人知浮客被强家收半本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俗康人阜頻之力焉功侔管葛道亞伊呂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户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于西漢約計天下編户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仕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襲

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于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収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破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沉

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税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矣古之理人也在于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化被風齊俗和夫然後災殄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

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後梁徐温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以宋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

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强

後唐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内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

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宋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
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工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
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
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
之
神宗時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
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

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户女户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斂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户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王安石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揺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役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

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諫臺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户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單丁女户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

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寛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産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𥹋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豫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産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

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豫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凶豐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

正副主客户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已上有餘丁以壯勇者亦附之内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强盜殺人强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絶同保不及五家併地保

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户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户數姓名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于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户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

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户得免

神宗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税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税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户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税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税數為限舊嘗收蹙奇

零如米不及十合而収為升絹不滿十分而収為寸之類令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户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做焉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

政事之未恊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皇上哉竊聞兩宫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悦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

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
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
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
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
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
書何由拘録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
怯者守死忍囚而已詔罷手實法
哲宗時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

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寛剩二分以下許著為凖餘並除之若寛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 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令

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户舊不充役今倒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奸欺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户寺觀單丁女户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

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疎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

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葢略等矣光曰於君
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
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
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
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
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葢未易也
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
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

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

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户部尚書蔡京謂惇曰取熈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涖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蘇軾均口户策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

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内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

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十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

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彊者聚為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為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菓蔬牛羊耒耜皆為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無事樹藝遊手遊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舍其耒耜而遊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

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歛輕力役以懐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䘏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為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為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

為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為令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朞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令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力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

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蘇轍役游民策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

其兵疆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優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

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

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

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令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所求惟其能綏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

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畒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呂大鈞民議　為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

存恤主户又招誘客户使之置田以為主户主户苟衆而邦本自固令訪聞主户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户益耗客户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為官府之用令欲將主户之田少者合衆户共及二頃以上可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主户不足以客户從之

張方平論免役錢　臣竊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

别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顧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之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準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

利也夫錢者無益饑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立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于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算斤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于關市者也榷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

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禄軍
師乘馬征戍聘使凡百用度斯馬取給出納大計備于
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税歲課一千五
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閲馬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
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未甞
聞加賦于民而調度克集慶歴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
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
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憫時政之積敝志在變而

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絶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元元而已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篙錢鞋錢如此雜科之類大約出于五代之季急征横歛因而著籍遂以為常令以一陳州言之州

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户夏秋二税凡斛㪷一十五萬八千有零顧正税并和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復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淞納錢雖縁敝法承習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㪷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二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貫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户口不敵諸

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而可見也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逺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正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帛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畜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遊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户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

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黠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鉏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皇皇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為功干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聖意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于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

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交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乘民之急舉貸取息至或相因陪輸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薪粒大鄉户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豫矣募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

吏議法未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為怪莫之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且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

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為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痠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塡溝壑沒有遺恨故求一對清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寛愧負事聞天聽退就斧鉞臣所快也

徽宗時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

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内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

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軛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理宗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説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

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㤠張希顔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廪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户田産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歳可收六七

百萬石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常與陳茂濂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

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巳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隷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

田隷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隷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别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田頑惡之處

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强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
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
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
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
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
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
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

千楮民失實産而得虛告吏又怨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輙劾之追毀出身永不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垌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黄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

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

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

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户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户口以大臣歡托和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户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户豈可捨大

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歡托和以所括户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户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絲一斤以與受賜

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元世祖時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彧亦言自阿哈瑪特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

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户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産郡縣長吏滿替以户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者甚衆

成宗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内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户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喇勒智喇斡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仁宗時章閭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閭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於是民不

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況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歛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並遵舊制

英宗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豫

經濟類編卷三十七